善見律毗婆沙卷第十一　伯

蕭齊外國三藏僧伽跋陁羅譯

問曰若數至三四置者有何不善答曰出入息逼促因逼促故心難調伏譬如牛欄内牛極多在欄裏迮切會當破欄出若足十者身中寬容如大欄寬容牛故易可守養若至八九有何不善答曰勿使乱錯而生狐疑心或言我得禪味起迷惑心故如是之過汝自捨離若數息者安徐數也如人量穀先滿覆竟然後數為一覆更取量若有塵草選捨棄之覆竟唱二如是次第乃至十坐禪比丘數出息入息亦復如是若駛者如牧牛人數牛云何數牛點了牧牛人手執杖門柱上坐監牛出時打牛駛出以皂而數一二三四五如是至十何以故作如是數有時四大不和氣息駛出入時隨出入而數一二三四五一二三四五數牛時當門閑而數不數内外因駛數故而心得定何以故譬如人乘船上湍一二三四五篙更手刺住船

然後定出息入息亦復如是何以心
者如舩出入息者如蒿心流五欲而
出息入息制其令定若息入心隨入
如肪膏入身美滿若息出心隨出於
觀中冣大因其大故心亦難調除此
二法於觸處住至而數之然後即成
三昧是故律本中說莫數內外息數
何時可止者若心不亂如息出入便
止不數如是已便作隨念何謂名為
隨念知出入息不假數而知隨念有
三種何謂為三答曰齊為初心為中
鼻頭為後是名三種若出息者齊為
初心為中鼻頭為後若入息鼻頭為
初心為中齊為後若心隨出息心即
不定因心不定身即動搖是故律本
若心隨出息入息而內不定而外動
搖內動搖因動搖故不成三昧若隨
入隨出亦復如是是故莫隨息中後
出入但安置鼻頭住正心而住待息
出入若斷數心憶識自定辟如跛脚
人守養小兒以籃貯懸繫屋間坐住
攬至而盪一處手不移動比丘坐禪
亦復如是又曰辟如守門人人出入

不先適問臨到門限然後問之亦不
問所從来及所持雜物但知其出入
而已比丘坐禪亦復如是不先逆取
知出入息汝自當知佛言若知三法
心即定何謂為三一者樂入二者方
便三者得上是名為三辟如大木善
置地上有人欲解木先觀木際然後
用鋸解之心恒注看鋸齒令其正直
不觀往還出息入息亦復如是現思
禪法辦立方便如大木在地善觀木
際如心善思禪法如鋸往還出入息
亦尒心注看鋸齒如注鼻頭比丘坐
禪應知此辟亦現禪定亦立方便亦
至上處問曰何謂為禪定荅曰身心
精進調柔成就此是名為禪定問曰
何謂辦立方便荅曰以勇猛精進消
除煩惱及滅斷思是名辦立方便問
曰何謂至上處荅曰以勇猛精進消
除結使是名至上處此三法非一心
觀成非不知三法心亦不動現禪定
法辦立方便往至上處得如是者然
後報阿那波那念名為成就若比丘
入阿那波那念者此比丘光徹世間

請

如月從雲得出光明照於世間此禪
定中有人初作而現瑞相有人用數
息而現瑞相其瑞云何此比丘或坐
地或坐床上無有數具其坐處柔濡
猶如木綿花無異何以故已數息故
其身輕利如是次第麤出入息滅身
心無極故猶處虛空出息轉細如有
如無如人打磬初麤後細坐禪比丘
數息亦復如是是故律本中說先大
後小法師曰此數息禪定與餘禪定
有異餘禪定先細後麤若此比丘入
禪禪相不現莫從坐起安心正坐更
自思惟云何思惟以知禪相不現而
言此出息入息何處有何處無誰有
誰無而言人在母腹中無出入息於
水中無出入息長壽天無出入息死
屍無出入息入第四禪定無出入息
色無色界無出入息滅盡三昧無出
入息作是念已自呵責汝智慧人
非在母腹中亦非在水亦非在色無
色天亦非在滅盡三昧亦非在長壽
天亦非在死屍亦非入第四禪定有
出息入息極細微而不能自知但更

正心若長鼻者安心鼻弗咤（漢言鼻兩邊）
若鼻短者安心置脣上是故勤守
此處如修多羅中說佛告諸比丘若
人好忘不安心在前不得入阿那波
那禪定非但阿那波那禪定餘一切
禪定亦如是若思念之禪定即現此
阿那波那禪定極重諸佛辟支佛大
阿羅漢悉用阿那波那念為地然後
得隨道念極靜是故於此定中憶念
為上及慧辟如絹練用針縫極細
針者如憶念縫如智慧達勿使斷因
二法故不失出息入息辟如耕田人
牛已疲極其人亦復疲極解牛而放
放已牛即入林中其人穌息已起趁
逐牛而不逐牛跡入林直先往牛飲
水處止或坐或卧待牛飲水竟取繩
穿鼻以杖駈去更還耕田比丘禪定
亦復如是若出息入息悉疲極暫時
放之令穌息不還出入但先住鼻端
聽息出入而數憶念如繩智慧如杖
加之令出息入息若得如是不久而
現禪相身體恰悅如木綿觸身柔弱
有人見如古貝花有人見如猛風起

有人見如星宿有人見如連珠有人
見如散白珠有人見如古貝花核有
人見如繩有人所觸惡强有人見如
火炎有人見如獼猴有人見如雲起
有人見如蓮花有人見如車輪有人
見如月圓何以故如脩多羅說諸比
丘集衆誦經而各各有所見異瑞有
人見如山如江如樹如是為初問曰
如是山江樹者從何生也荅曰從心
想有而生人憶想各異是故想亦尒
有人觀息出有人觀息入有人觀禪
相若不觀如是亦不起阿那波那亦
不成初禪法若有此三法者成就禪
定若坐禪比丘現如是相應往白師
我見如是相師荅言是見相不言是
禪相不言非禪相作是荅已更語長
老汝更進心法師曰師何不向語是
禪相是非禪相也荅曰若向其分別
說者是禪相即懈怠非禪相而心生
退是故不說但懃懃教之禪相自現
而說往昔偈言

置心於觀後　現相非一種　若有智慧人
正心而數之　於出息入息　精勤不錯乱

如是從禪相現已諸蓋寂然而住諸
煩惱寂然自止用此二法正心安置
即成三昧或得初地或得除煩惱地
或因現禪支或得初地者此現得初
三昧地問曰者三昧與初三昧有異
為同答曰有異初三昧心善行已入
婆傍伽心(漢言心羸弱心眠)著三昧心境界一
日恒入善行不隨婆傍伽此二法是
名有異若禪相現已或觀色或觀相
貎將養令長如轉輪王在胎父母愛
重護之令冷熱調適及諸飲食若善
守護得成其果比丘護禪相亦復如
是不護即失云何護之一者善住處
二者善行處三者親近善人四者飲
食調適五者和調四時六者善經行
立坐卧七者離諸憒丙及飲食為初
是名為七以此七法以用護之若護
如是禪相堅固而住次第增長現之
已具諸根極清淨調伏柔弱若欲捉
心即得若欲放之即去若欲起之即
起若欲調之即調若欲歡喜即歡喜
若欲捨之即成捨離非禪人親近禪
人至心於禪知禪相此是十法善安

置心中莫作懈怠精勤修習當作是念今著三昧捨婆傍伽心而起諸心住刹那而滅復起四五闍婆那漢言分別心此五心初心作心第二學心第三隨心第四中間心第五著心若合五為四初作學心第二隨心第三中間心第四著心此第四亦名為四亦名為五無六無七初者欲界心者心色界心以此心故滅五支起五支具足十相及三善得第一禪已即於觀中思念滅已得第二禪如是相滅得第三四如是教心乃至上法師曰此略說也若廣說於淨道經婆自當知如是比丘得第四禪定善記識之令其增長若欲進至真處此第四禪五事善一者安置心二者入三者勅四者起五者反觀以此五事而至真處此比丘已作流利或觀色為初或觀無色為初色無色觀已更增毗婆舍那云何增此比丘從第四禪定起已而取禪支取已此禪支依止心中心依倚四大觀四大身從此禪支言非色處為初是色非色等法而見識從此四大

為初色共諸色等法識非色也若復
三昧起出息入息身心即是其因見
如是已譬如鍛師有皮囊筒因人鼓
動風得出入出息入息亦復如是因
身心故息得出入此比丘見出息入
息見身見色心等與諸法此非色如
是名色已復觀其因緣見已於三世
中連續名色不斷因續名色而生狐
疑斷狐疑已而觀三相觀三相已
復觀起滅因觀起滅故先見光明離
十吠婆舍那煩惱離已而起道智慧
起已捨起法見生滅法已念念相滅
若二法起已於三界中而生厭患如
是次第得四道已至阿羅漢果有十
九覆觀智知至極已於三界中梵摩
沙門婆羅門中成無上福田此是句
那波那念數第一四廣說竟餘三四
中與餘禪法不異是故我今當分別
說之覺者現離喜也我今出息入息
而現喜以二事覺喜何謂為二一者
用觀二者用不迷云何用觀而覺喜
入二禪有喜正入時欲得智慧以觀
自然覺喜是故用觀覺喜云何不迷

而覺喜二禪有喜入已從禪定起智
與喜等而觀消滅於毗婆舍那貫度
其相而不迷以不迷故而成覺喜於
波致三毗陁經說以喘息入息而成
一心心不散乱而知生識因識已知
便即覺喜以長出息用短入息覺一
切身滅身出息入息成一心已知識
以此二法而成覺起以安心故而用
覺喜以知故以觀故又覆觀以整心
至心而取精進而用起識正心安置
以慧知之應知以知應捨而捨應觀
而觀應現而現即成覺喜如是覺喜
已餘句次儀亦如是此三禪定便有
異有覺樂若以四禪定而覺心增訶
羅問曰何謂為心增訶羅答曰受二
陰為初是名心增訶羅覺樂此是毗
婆舍那地樂者有二樂一者身樂二
者心樂於三毗陁中說滅心增訶羅
者處處心增訶羅而滅亦言定止若
廣說者於身增訶羅汝自當知於喜
文句中受亦入若取樂者受即覆現
二心增訶羅句中想受支多私迦此
諸法與心不離若取心增訶羅想與

受等共入如是觀受已此是說四中
汝自當知於三四中四禪定覺心若
何覺心覺心歡喜善歡喜心攝歡喜
我今覺出息入息故有二種歡喜何
謂為二種歡喜一者以三昧二者以
毗婆舍那云何以三昧而覺喜入二
禪定有喜正入一剎那心與喜等心
中怡悅喜極喜云何毗婆舍那入二
禪定有喜從禪定起已以消滅法而
觸禪喜如是於毗婆舍那剎那作禪
喜為觀而心喜如是隨心即怡悅我
令覺出息入息善安置心者以第一
禪定於觀處中善安置心入禪定已
從定起以滅滅法而觀禪心於毗婆
舍那中現觀處想一剎那心定如是
起剎那心定為一心定故於觀處心
即善住我覺如是解脫心者從煩惱
處即得解脫從第二禪定離思念從
第三禪定離喜從第四禪定離苦樂
如是從次第得脫從定起已見滅滅
法於毗婆舍那時見無常而捨常法
復見苦復捨樂想復見無我復捨我
想心不樂者因不樂著故而觀離欲

從欲而觀滅想從起想而觀棄捨從
取心即解脫心即解脫是故律本說出息入息
心即解脫如是觀心此是說四汝自
當知於第四四中觀無常者无常想應
當知觀無常應當知恒觀無常問曰
何謂無常五陰无常云何五陰無常
荅曰為生滅法云何生滅變相法以
變相故而生無相法刹那刹那汝自
當知是名觀无常其色為初觀无常
者此恒觀無常也因觀故如是四大
出息入息而滅法是名觀无常觀離
欲者有二離欲云何二離欲一者消
離欲二者無餘離欲問曰何謂消離
欲一切法相刹那而滅云何無餘離
欲觀離欲是涅槃支因二法故而至
道處因至已見寂滅法見已觀捨以
毗婆捨那捨除煩惱轉即入涅槃如
是阿那念而至極處阿那波那品竟
是時世尊者此略說也尒時世尊以
阿那波那念教諸比丘因諸比丘觀
不淨而自共相煞因此故集諸衆僧
集已世尊呵責衆僧汝等比丘何以

自共相煞賃鹿杖沙門復煞諸比丘
如来呵責已而為諸比丘結第三波
羅夷若比丘故斷人命如是為初為
聲聞弟子凡聖雜故不得罵諸比丘
言癡人空人者如是斷根已次至隨
結讃死教死為初法師曰我今說其
根本如是佛制戒已欲縛者欲来縛
心讃歎死者言汝在世間多諸苦惱
汝作諸功德死得生天已作善者如
是為初汝已作善業無所孤疑死必
生天不作惡業者汝不煞生妄語一
切惡業汝皆悉不作汝病極苦用活
何為何以故汝已作善業故若汝從此
死已得生天上受五欲樂惡業者令
猒死病人聞比丘語因語故而自取
死是名斷也知者此是衆生我欲令
其死決定無疑也衆生受人身者從
胎為初至老是人身初心者初受生
心此語現五欲界是故說初心心與
三無色陰共成迦羅羅色者此初立
人身名為迦羅羅於迦羅羅色若男
女身相合成三十色若黃門身相二
十問曰何男女迦羅羅色初成迦羅

羅時如真羺羊色點取澄清油酥而
說偈言
如油酥微渧　澄清無垢濁　迦羅羅初生
色澤亦如是
如是極微細以此為初過去世人壽
二千歲迦羅羅次第長大乃至老死
此名為人身斷命者從迦羅羅時或
熱手摶之或以手摩之或以藥服之
如是種種方便斷使勿生是名斷命
二生者一者色生二者無色生於諸
色中無不可斷色生可斷斷色已無
色亦死何以故為無色依止色故問
曰斷色者為過去色現在色當来色
也而說偈言
過去世生非今生　當来世生非今生
現在世生是生生　離過未来取現在
斷現在生成斷生
問曰何謂為現在荅曰一刹那相續
不滅是名現在生問曰云何為刹那
荅曰起生老滅法師曰若如是者則
不成殺何以故為自生自滅不假斷之
云何知之荅曰現在相續過去未滅譬
如人從外值熱而来入室安坐已熱

氣已滅冷氣而来相續不斷心亦如
是過去生相續現在不絕若斷之即
成熟生此是當来生因法師曰應知
衆生應知斷衆生命應知方便問曰
何謂應知衆生荅曰世人喫假名為
衆生論其實者生氣也云何應知斷
衆生命荅曰斷生氣勿令生也云何
應知方便荅曰有六方便一者自二
者教三者擲四者安五者呪六者神
力問曰云何為自荅曰自煞云何教
教餘人煞如是汝煞擲者弓箭為初
雖種種方便令斷命安者窯蘖埳及
毒藥等安置一處觸之即死呪者有
二種一者阿塔婆厔耶二者數問曰
何謂為阿塔婆厔耶荅曰或敵國或
賊呪之令頭腹痛種種疾病令其死
數者依文句呪或十二二十如是至百
數是名數也神力者以神通如龍
王迦留羅夜叉天人人王龍王煞衆
生以眼視或齒或吐毒即死迦留羅
者能啄煞三十尋園龍夜叉天人人
王者隨其種種方便令衆生得死與
器仗者種種器仗乃至刀子如此

之物與令其自断命而習言汝用此
生何為不如死而取鐵鋸石木縄毒
藥種種死具而近其身讚言汝在世
已作諸功德死必生天於難陁園中
與天人王女娛樂何以生世受此苦
病或教使投巖巖者山破為二崖深
谷中或教入地獄法師曰若教人如
是自煞者得波羅夷罪此煞人身若
餘衆生得波夜提罪何以世尊廣制
此戒為未来世悪比丘故餘後句次
第易解若毒藥或剌所種種死具不
即死後因此死者是比丘得波羅夷罪
我今現羺羊四云何為羺羊四有一
比丘見羺羊眠一處而作憶識我夜
當煞此羺羊移眠餘處於羺羊處或
父或母或阿羅漢来補以衣覆體而
眠此比丘往至夜闇不別是人言是
羺羊取刀而斫煞或得父死或得母
死或得阿羅漢死得波羅夷逆罪何
以故初作煞羊心臨下刀時生心言
不期是羊不期是人我正断此命是
故得波羅夷逆罪有一比丘来補其
處而眠煞者言此是即殺得波羅夷罪

不得逆罪夜叉鬼神来補羊處煞者
而言此是即煞得偷蘭遮罪不得五
逆罪若羊得波夜提罪若心期煞父
母阿羅漢次第而得得波羅夷逆罪知
父在軍中望軍而射著父死得波羅
夷逆罪若非父波羅夷罪教煞長人
得短人教煞絳衣人而煞白衣人教
者得脫重罪煞者得波羅夷若教言
隨得而煞隨死俱得罪教人今日煞
受教者明日煞若教明日煞而即今
日煞教中前煞中後煞煞者得波羅夷
罪教者脫重罪若教隨時煞若煞俱
得重罪教言若有人来至此處汝當
煞所期人未来教者往補受教者不
別而煞煞者得波羅夷罪死者初教
時得突吉羅罪若比丘教比丘受教
者心生念我當先煞伴下刀還得所
期人煞者教者俱得重罪若展轉教
煞犯不犯亦如前時非時亦如前若
比丘教比丘煞比丘教時未得道臨
煞時此比丘已得羅漢教者煞者俱
得波羅夷逆罪不靜謂靜者不靜眼
不見謂言是靜若供養時於煞家比

丘中與諸比丘共来於前而坐為閙
所蔽而不知来而作是言此某甲名
字賊何不煞之毒虵何不嚙之人何
不毒藥之我意極樂此人死如是之
語是名不靜而言靜靜而言不靜者
此比丘来至供養處而坐向者呪比
丘知此比丘来来比丘去已不覺謂
言在如前所說呪是名靜而言不靜
如前後所說呪令死悉突吉羅罪法
師曰今當演說讚歎死以身作讚歎
者隨其知或與刀杖或與毒藥或與
繩或令投身山巖如此之死死已必
當得物或復得人身財富无量或得
生天此是以身教之或搖手或搖足
或攝眼眉言者開口出聲隨意所讚
教其令死此人知其讚歎時得突吉
羅罪隨其讚取死苦痛而不死得偷
蘭遮罪若死波羅夷罪若此人不解
其讚餘人解而言我死必得生天即
取死讚者無罪若為二人讚者隨死
得波羅夷罪若心無所的屬易讚死
若有死者得波羅夷罪若遣使讚歎
使某甲死初語得突吉羅罪往至說

善見律毘婆沙卷第十　第八張　伯

竟受苦痛偷蘭遮若死得波羅夷罪
使者聞讚歎死得生天而不向彼人
說還自向親友眷屬說若有死者使
者得波羅夷教者得突吉羅罪若使
者聞語生天而自取死教者得突吉
羅罪若作書遣使賫書使者不知書
語若死遣者得波羅夷使者無罪若
作書不指的隨得人與令死若得其
父父死者得波羅夷逆罪若有煞心
自假造經書種種讚死有人讀此經
書見經讚死生天隨經語種種死者
得波羅夷罪若父母死得波羅夷逆
罪若後生悔心燒經得初作經突吉
羅罪若衆多比丘共作讚死經若有
讀經有死者衆多比丘盡得波羅夷
若隨得其父母死得波羅夷逆罪若
造作讚死經有人偷取讀因此有死
者造作比丘得波羅夷罪若遺落或
遺落去失有人拾得依經取死造經
比丘得波羅夷罪法師曰今當說斷
命初事若比丘有煞心掘地作坑令
某甲墮中死初掘出地得突吉羅罪
若墮坑受苦得偷蘭遮罪若死者得

波羅夷罪若餘人墮死者比丘無罪
若為一切作坑人墮死得波羅夷若
父母墮死得波羅夷逆罪若坑深有
人擔食粮落坑中不即死後噉食盡
必定死無有出期初落坑作坑者已
得波羅夷罪若作坑本擬煞人人不
来而自悞落坑死初作坑時得突吉
羅罪復有人落坑手脚折不即死又
得出坑已後因此而死作坑者得波
羅夷罪若因餘因緣死不犯法師曰
教人作坑犯不犯如前所說若作坑
取鬼神初作坑時及鬼神落中受苦
得突吉羅罪若死者偷蘭遮人與畜
生落死不犯若後有悔心自填塞坑
又餘緣敗壞不犯若作種種煞具使
人死犯不犯如前說不故作者或餘
事作坑有落者不犯或說苦空無常
不淨觀人聞此而自取死不犯廣說
律本竟今說煞戒因緣或從身心起
得罪或口心作得罪或用身心口得
罪此是性罪身業口業害心苦受慈
悲者有一比丘病極困諸比丘見此
比丘病重以慈悲心而唱言長老長老

持戒具足因畏死故而受今苦長老
若死何必不生天病比丘聞語已而
念言諸比丘皆讚我持戒具足死必
生天而不食取死讚者得波羅夷罪
是故有智慧比丘往看病比丘慎勿
讚死正可說言長老持戒具足莫戀
者住處及諸衣物知識朋友但存念
三寶及念身不淨三界中慎莫懈怠
隨壽命長短若此病比丘因語而死
如是因說法死無罪諸比丘欲坐先
手按座而坐法師曰何座先按而坐
何座不按而坐答曰若單施席者不
須按若有氍氀氈被者先按然後得
坐若比丘先到後檀越敷氍氀氈被
不須按而坐若檀越言法師此中可
坐乃坐不須按若前已有比丘後来
比丘亦不須更按可即坐椿杵句者
於椿杵句中不故作者無煞心椿曰
句義可解不須說差出家句者有三句
初句子向父言莫令衆僧待為令速
到故推父倒地即死是故無罪第二
句者何以樂父死為於衆僧前衆僧
問誰見此是摩訶羅見此摩訶羅見

聞此語已生慚恥心而故逼又令死
是故得重罪第三句者正得偷蘭遮
罪從此復有三句易可解不須解於
分衛食有三句此乞食比丘以法為
重所以得食先與同學無有煞心是
故無罪從上座至下座一切皆死餘
句易可解耳第二句若乞食從外道
家得食極精食者莫受若已受者勿
與他人及自食可藏棄之亦勿與畜
生試句者得偷蘭遮罪何以故為欲
試故若知決定應死者得重罪從此
傳三句此易可解耳婬慾亂心句中
者此比丘日夜思欲制其心而不能
制欲還復自念言我持戒具足何以
捨戒還俗我寧可取死是故上耆闍
崛山頂投巖取死而巖下有斫伐人
比丘墮時墮篠伐人無煞心無罪佛告
諸比丘莫自煞身煞身者乃至不食
亦得突吉羅罪若比丘病極若見衆
僧及看病比丘料理辛苦而自念言
此等政為我故辛苦乃尒自觀壽命
不得久活而不食不服藥善又有比
丘我病極苦我壽命亦盡我道跡如

在手掌若見如此不食死無罪若比
丘入禪見欲得道而不入聚落乞食
遂不得食亦善石句中者比丘不
得拼石不但石乃至草木土若起塔
寺壘石擲打破亦得乃至料理房舍
亦得若中食後擲飯虛空與衆鳥亦
得若有惡獸來逼用石土擲驚勿取
著亦得於柔句者次第義可解作
姙壞胎者此女夫智遠行去婦與人
私通而生胎胎長大就比丘乞藥令
胎墮落並婦句者易可解按句中女
人向比丘言云何得墮胎比丘答言
汝可按煞兒自墮比丘教按女人以
熱氣熨之比丘無罪若比丘教自按
煞女人喚餘人為按煞比丘無罪若
但教按即死隨其自按若餘人按死
者比丘得重罪無兒女句者一切女
人無不受胎者何以喚為无兒若欲
受胎時一切女人受胎若有罪業衆生
入胎一彈指之頃即滅是故無兒或
女人四大不和風吹而滅或見處有
虫亦生虫噉而滅是故名為無兒此
比丘不解作藥令兒得住與藥而死

比丘得突吉羅罪是故當来比丘勿
作醫師若作醫師者得突吉羅罪若
爲出家比丘比丘尼式叉摩尼沙弥
沙弥尼合藥者無罪若諸同學自有
藥者爲合若無藥自有亦與若自无
者亦可爲往自恣請檀越家求藥不
得復往餘家復有五種得與藥何謂
爲五一者父二者母三者人侍養父
母四者自淨人五者畔頭波羅沙問
日何謂畔頭波羅沙善男子欲求出
家未得衣鉢欲依寺中住者若父母
財富自有良藥醫師不須復作若父
母猶居王位有病不得不爲合藥若父
母貧賤病時有時將入寺看洗浴母
者慎勿觸體飲食得手與食父者如
沙弥無異洗手足油塗身悉得用手
與供養令得差愈淨人者雇其得入
林斫伐樵薪若得病未至家比丘與
藥若已至家比丘不得與藥若有善
男子依止比丘隨駈使若病比丘得
與藥復有十種得與藥一者兄二者
弟三者姉四者妹五者叔姨六者伯
姨七者叔父八者伯父九者叔舅十

者佰舅此等自有藥者為合若先可
借用若後還者善若不還勿責如是
展轉乃至七世得從其乞藥合藥不
犯汚他家若弟婦若姉智有病者
可得以藥與姉與弟令自與智婦若
無弟無姉云何得與藥可與外甥與
弟子汝自與汝父母若和上父母在
寺有病疾弟子亦得為和上父母合
藥治病若和上無父母自有藥善若
無弟子父母有藥善若無弟子父母有
藥自與得和上看弟子亦如是若餘
人有病或賊或軍人被創来投入寺
比丘若有眷屬就眷屬乞藥得與若無
眷屬有善優婆塞就乞亦得與若有檀
越供養衆僧不異父母若檀越有疾病
衆僧不得為合藥亦不得與藥又檀
越但問大德某甲病云何救治云何
合藥荅言此藥得差若作是言善若檀
越又問比丘大德我母病願大德為
處方比丘不得處方作方便問傍大
德某甲比丘病以何藥救治荅言長
老用此藥此藥得差檀越聞二比丘
語已還為父母合湯藥若比丘作如是

語無罪尒時大德摩訶波頭摩婆婆
王夫人得病夫人遣宮中一女往問
大德波頭摩默然不荅乃與傍比丘
共語此女人聞二比丘語已還為夫
人合藥即得差夫人病得愈已作三
衣及三百迦利沙槃又湯藥一正瞿
多者是貯衣物遣餉而置大德前問
訶言夫人今以此藥乃與大德香花
之責波頭摩自念言此香是醫師得
分用淨取而作供養法師曰如是智
慧人能利益衆生於已亦無罪如是
作善若白衣言大德請為某甲作呪
比丘不得作若言大德為誦呪得為
誦也當作是念此白衣不知佛法若
我不為作呪者當生惡念是以為誦
呪取水灑繩而與若自作繩水與者
得突吉羅罪若國王及聚落大檀越
有病者遣人至寺請比丘為說呪比
丘為說阿吒那吒或往到病所為說
法為與戒故得往若檀越作是言今
某國王某檀越喪今葬請比丘送喪
不得去若比丘自念言我往看彼墓觀
無常因此故我或得道果如此去無

罪分衛食者若可與若不可與父母
可與不得與餘人如一迦利沙槃得
與人供養父母得與淨人得與槃頭
婆羅沙如此人等須與若有賊若
刼人来乞者得與問曰何人可與相
勞問何人不可與問若有人来至寺
不問貴賤刼賊一切悉得勞問若有
喚求所須自物者得與若衆僧物先
白衆僧和合者得與若有强力惡人
来乞者守物人為護住處故得隨意
與與竟後衆僧不得呵問守物者言
是汝自領而輒與惡人何以故為護
住處故法師曰我今說取其證尒時
於師子洲國名阿㝹羅陁於中有賊
名阿婆耶有五百賊侍從圍遶一處
中頻住立作壘柵去壘四面各一由
旬而往刼奪於隔歷句者易可解耳
得罪者於屈陁迦汝自當知或舉或
抑者十七羣比丘有十七人見六羣
比丘有一人十七羣比丘一人取其
鉢盂六人舉之令倒地屏轉如無異
各坐其上於是老六羣比丘而死結
罪已於律中說治鬼句者煞夜叉鬼

善見律毗婆沙卷第十二　第二十七張　伯

此夜叉能捉人比丘作誦呪令其置
而不肯置比丘語言若汝不置我能
煞汝夜叉猶不置於是比丘或以米
粉或以土泥捻作夜叉鬼形而誦呪
斷其手足手足即斷斷其頸頸亦即
斷而死是故得偷蘭遮罪不但煞夜
叉煞天帝釋亦得偷蘭遮罪惡夜叉
句者有一寺惡夜叉住中此比丘不
知房中有惡夜叉而教一比丘來入
房中令其安樂住止是故无罪若有
煞心令入死者犯重罪不死犯偷蘭
遮罪不但惡夜叉或有毒虵虎狼等
恚入惡夜叉犯不犯如前說嶮難句
者於嶮難處多有賊教者不知无罪
知者死犯重罪不死犯偷蘭遮罪煞即
是者如是初句有一比丘與一比丘
怨家此比丘欲煞怨家比丘自念言
我若自日煞者人即覺知伺夜當煞
之而先觀住處知已而還至夜往怨
家比丘所而多有伴此比丘闇中摸
索疑是怨家即煞已是怨家犯重罪
有一比丘疑此而煞彼者此怨家比
丘住處多伴共眠於闇中摸索言

是怨家而悞煞彼有一比丘言彼
是而煞此者言是彼煞即得彼者如
此煞者悉得重罪非人句者初言令
此鬼出而與病比丘杖打之遂死是
故無罪問曰若欲令鬼出者云何得
出荅曰以多羅樹葉或以縱縛病者
手足而與杖誦羅多那說呪竟而言
汝莫觸嬈持戒人汝可去為說法者
法師曰此句易可解耳法師曰斫木
句者小小有異義若此木倒時笮比
丘而不犯此比丘手中有刀斧鋘鈇
比丘寧守死不得以此刀斧等斫木
掘土以脫其命何以故若掘土斫木得
波夜提罪因得波夜提罪故名為過
聖人教是故智慧人寧守戒而死不
犯戒而生若有餘人為掘土斫木救
出者善若有方便得云何方便有死
木者餘比丘以抄舉之善若比丘墮
坑窟餘比丘得以繩下鈎上慎莫自
斫木得語諸白衣沙弥為斫放火句
者有異義若人放燒火来近寺為護
住處故比丘得鏟草掘土以斷火不
犯放燒句者復有義若自念言我

今燒一切衆生中隨有衆生死隨得罪五逆波羅夷偷蘭遮波夜提罪若言我今止燒草得波夜提教人燒得突吉羅唯除護住處得燒何以故佛所聽故酪汁句者生酪汁冷酪汁熱酪汁汝自當知何謂為酥毗羅漿答曰先取阿摩羅呵羅勒鞞醯勒穀者七穀取粳米為初作餘甘蕉子一切木果一切笋魚肉蜜沙糖石鹽三蒜如此之物悉合和為一或内瓨或内小器血頭盖涅置三四年中待其熟熟時色如蜜色以此治病風嗽癩如是病為初若服此藥飲食時皆須肥味一切諸藥無過此藥冣為第一若比丘服此藥時過中亦得服若無病者以水和得服第三波羅夷品竟

世尊知四諦　善說第四重　今分別解說

名為波羅夷

尒時佛住毗舍離國者此義已在前不復重演其未說者今我當說為白衣駈使者或為白衣耕田及作園林一切所作我等當作此是亦不應作為教授白衣於律中已說使者為白

衣作使行聖剎法者於人中名為無
上法也亦言過人法亦言梵法亦言
入涅槃法此法佛辟支佛羅漢法此
比丘得第一禪如是為初諸比丘自
共籌量已然後向諸白衣說有比丘
名佛陁勒棄多得第一禪定曇无勒
棄多得第二禪定僧伽勒棄多得第
三禪定如是向白衣說次第乃至第
四禪定阿羅漢漏盡三達智白衣或
問或不問諸比丘如是更相讚歎諸
白衣供養顏色光澤和悅氣力充足
何以故此諸比丘得供養已飲食美
味恣意遊戲亦不坐禪是故顏色光
澤和悅婆裘河邊者此諸比丘於婆
裘河邊安居故名婆裘河比丘佛問
比丘汝等住止和合安樂者語諸比
丘汝等四體九孔悉安樂不不以為
勞也世尊慰喻已而呵責婆裘河諸
比丘汝等作如此行便是大賊佛故
欲因斷當来諸比丘勿作此行是故律
本說佛告諸比丘今世有五種大賊
何謂為五一者聚集衆多或一百二
百如是乃至五百人主劫城聚落穿

踰牆壁是世間大賊如是為初比丘
亦復如是犯突吉羅罪波夜提如是
展轉乃至犯波羅夷罪受他供養尊
重讃歎叉手礼拜如是為初今世有
此悪比丘捨師及同學而營覓利養
得利養得利養已恣意飲食身體肥
壯氣力充足共相調戲或說飲食美
味或說婬欲或說國土富樂聚落或
說園林甘美饍種種思憶言說談道
麁悪放縱心意不能自制遂成破戒
受諸信心檀越布施衣服飲食湯藥
卧具房舍床席實非釋種子而稱釋
種子非梵行自稱是梵行受此諸施
是名第一大賊

善見律毗婆沙卷第十一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善見律毗婆沙卷第十一 第二十二張 伯